

堅

瓠

集

序

余聞先生名蓄於中而冀得一見者十有餘年矣先生不求聞達於書無所不窺而雅好著述凡事有不經見可資談笑者往往筆之於書時復自出凡意以

序

徐

庚

一
褒貶論定之范蔚宗所云有事
外遠致者大率類此也戊寅春
於友人案頭得觀先生所著堅
瓠集見所錄忠孝廉節有關風
化者知先生秉性過人樂善無
窮也見所錄箴銘規戒有貧家

國者知先生經濟素優抱負非常也見所錄風俗之好尚里巷之傳聞知先生通達時務搜討靡遺也見所錄滑稽之雄辯曼倩之談諧知先生襟懷曠達光風霽月也其他方言諺語詭談

軼事無不登載以資賞識夫先生之才富而學博如此幸而見用方將折衷歷代之史勤爲一書以與司馬班范之徒齊驅竝駕亦可無媿乃僅閒居涉獵隨採隨錄以消磨歲月是可悲也

雖然書而志怪言涉浮夸集號
買愁語亦靡曼不若此書之令
人憂者樂怒者喜迂者達愚者
慧空疎者博雅木訥者敏辯是
誠抱有用之才積有用之學著
有用之書而作者命名乃自托

於濩落無庸者之所爲余將登
先生之堂聆先生之教以慰十
年之思而請解所以爲堅瓠者
乍家眷姪徐琛拜題

堅瓠七集卷之一目錄

科名前定

大士判功名

似畫似真

詠筆賈禍

簪白柰

吳阿儻

吟詩自寬

庸峭

不識擦犁

兩意對

富貴語

架霄亭

三保太監

梧竹軒

舉朝皆婦人

海剛峯清苦

批執照

宦官重諫臣

丈夫化女子

詩弔僞太常

金人碎鼎

弔王安石墓

黨人碑

梁師成附東坡

嘲晁以道

再配馭僉

曹州夏樓

蝗識人

羅向隨僧飯

佳對

范增石像

浣紗女

放生獲雉

留石塔疏

樂平鵝塘

巫山神女

贈魯生

書齋題句

塔燈詩

謝郎中女

四知臺

富翁語

王元之

孟子父母姓名

施宜生

書廚

文選蘇文

魯望腹稿

天妃籤

張百杯

學鍾學李

金陵圖

林康惜別詞

馬子嚴闡思

楊妃妙舞圖

田子藝召亂

醉翁圖贊

挽衣共飲

詩賀兒嫂

牛賦

靜臥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一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科名前定

長洲令遂寧李如石先生諱實賢父母也
甲申變後隱於上清江教授生徒躬耕自
給村人管某子世俊方弱冠造先生受業
焉一日世俊對先生長公子靜先生大笑
先生問故世俊曰我夜夢大哥中榜眼我

中狀元故笑先生大加勸勉未幾世俊死以爲前夢不驗順治辛卯子靜舉于鄉又十年辛丑成進士廷試果第二是科狀元乃溧陽馬世俊既而管某來賀先生言及前夢管曰亡子原係馬姓隨母來者先生益異之不三四年而溧陽馬公亦死

大士判功名

郭青螺子章與劉淳寰同官閩中爲左

右方伯劉夢郭汾陽李鄴侯引謁觀音大
士因問郭功各大士命取黃絹一幅題云
仗鉞終爲夏地遊長城大解聖人夏若期
八座還京國誓爲馮唐渤海留劉云不解
大士復批云問郭生自知之次日語郭亦
莫知也郭尋督撫貴州貴州屬僞夏明王
珍非夏地遊乎後平播亂解聖夏也加右
都則官八座矣又在貴州十年豈非京國

難期龔遂留渤海之驗哉

似畫似真

楊升庵幼時作擬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曰日照蒼苔之骨爲父所賞一日石齋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升庵曰會心山水直如畫妙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

咏筆賈禰

宋番陽張彥實掌制誥楊原仲並居西掖
誥詔多彥實與之潤色草命餘閒戲成毫
筆一絕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
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卽今同受管城封
原仲以爲謂已大怒愬于秦檜檜誅言官
彈之彥實罷爲宮祠

簪白柰

宋寧德皇后從徽宗蒙塵紹興五年訃音
自北庭來徽州守唐輝使休寧尉陳之茂
撰疏文有云十年惟難終弗返于蒼梧萬
國銜冤人盡簪乎白柰白柰見晉史成帝
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
言天宮織女死爲之着服已而柱后崩唐
竇叔向正懿皇后哀挽詩有命婦羞蘋
葉都人插柰花之句陳詞祖此

吳阿儻

菽園雜記儻丁來切註云失志貌蘇州人
謂無智術者爲猷杭州人爲之儻同年錢
塘吳時用俊美姿容而不苟小節杭人呼
爲吳阿儻嘗自云我死大書一石于墓前
云大明吳阿儻時用之墓若書官位便俗
矣惜乎韻無儻字人亦多不識偶檢韻海
得此而記之

吟詩自寬

元橫山丘履常一中能文章有聲望任江
州倅爲閩帥汪紫源所知一中閒居薪米
不繼戲作詩自寬云仙都有勅到林泉誰
信祠官乏俸錢陶醉猶能塵客去顏飢何
至乞人憐鹿蕉已足今無夢枸杞曾傳昔
有仙餓死亦堪垂不朽無緣箇箇珥貂蟬
吳師道稱其詩多清警可愛

庸峭

齊魏間以人之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
韻書庸音逋屋上平也集韻庸屋不平也
今造屋形勢曲折曰庸峭俗轉語爲波峭
○湘煙錄魏收有庸峭難爲之語人多不
解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
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
有曲折之勢耳乃用此事作詩爲謝曰自

知伯起魏收難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

撐犁孤塗

湘素雜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
閱史尚靡識于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于
骹音委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
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
撐犁事不知載何書野客叢書云此見玄
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

事有胡奴執燈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于是曠然發寤其事並見藝文類聚類要諸書則是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必別有所據○按杜氏通典云匈奴謂天爲撐犁子爲孤塗然則謂撐犁爲天子者猶未深考也

兩意對

蘇東坡與小妹同食爆栗妹謂坡曰栗破
鳳凰見言殼破黃見坡思天下未嘗無對
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有何著述坡曰
欲作一對未能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藕
斷鶯鷺飛言節斷絲飛佛印復曰正如無
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卽對曰
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日不若云何水能
如河水清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富貴語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
重慵便土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
院落燈火下樓臺爲善言富貴江爲詩云
吟登蕭寺梅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又軸
裝曲譜金書字樹記名化玉篆牌乃乞兒
相未嘗識富貴者元獻言富貴不及金王
錦繡惟說氣象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

池塘淡淡風及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
閒燕子飛之類元獻嘗以此句語人曰窮
人家有此景否○後山詩話云白香山笙
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山堂肆考作石曼卿詩又歸
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
語看人富貴者黃山谷謂不如杜子美落
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或以
此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仍取元獻

梨花二句至千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
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盡矣

駕霄亭

張功甫鎡循王諸孫園池聲妓麗甲天下
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組懸之半
空當風清月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
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六衆賓旣集坐
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

蒼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
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
十輩皆衣白首飾衣服皆牡丹首帶昭殿
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
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十姬
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
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衣與花凡十易所
謳者皆前輩牡丹詞酒竟而散

三保太監

七修類藁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
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鄭和舊
名三保故云三保太監下西洋碣石剩談
云三寶太監者雲南人也相傳下海時一
人忽癩乃棄于岸側其人夜見大蛇下岸
飲水恐爲所傷削竹置所經處蛇腹裂死
因飢斫樹爲柴烹蛇而食其柴每烟起則

九鷺飛翔遂藏之。不焚癩亦困食蛇而愈。蛇潰得珠數斛。中有夜明珠。後太監回其人呼與其載。乃獻夜明珠九鷺香并太監所得一寶。共爲三寶云。○成化中中官獻議欲遣使通西洋。旨下部查西洋水程。本兵項忠遣吏檢舊案于庫中。三日無所得。時劉忠宣大夏爲兵部司官。已先檢得藏其籍。會言官交章諫阻事亦寢。

梧竹軒

瞿存齋詩話丁宦年題鳳浦方氏梧竹軒
云鳴鳳當年此地過至今梧竹滿山阿曾
聞剪葉書周史却恨翻枝入楚歌金井月
明秋影薄玉壇風靜夜涼多中郎去後知
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時作者已滿卷此
詩一出皆爲歛衽近峯聞略載此詩爲龔
天然作

舉朝皆婦人

海剛峯巡撫應天矯激之過令人不堪言
官劾之剛峯辯疏有舉朝柔懦無爲皆婦
人之語李石麓春考朝回值揚州貢士某
曾同筆硯者來訪石麓曰適見海剛峯疏
謂舉朝皆婦人我非一老嫗乎惶然慙慙
貢士曰只此惶恐尚有丈夫氣石麓默然
者久之

海剛峯清苦

海剛峯掌院留都政尚嚴峻大僚及郎丞
無不股栗奉法御史陳海樓用紅票買米
減市半價益積弊然也民怒而不敢言值
經紀家有秀才何敬卿持其票擊都察院
鼓告狀剛峯集諸御史執高皇帝律欲加
懲治賴諸御史懇求得免仍責皂隸三十
板革其役枷號于陳之衙前以辱之海樓

官箴有厲恨之入骨及剛峯死憲副王用
汲同海樓諸御史入視見葛幃敝衾檢其
宦囊止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其
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海樓乃曰迺吾
怨恨之心矣死之日民爲罷市喪出江上
士民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祭奠數百里
不絕蘇人朱良育弔以詩曰批鱗直奪比
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

崔嵬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
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野夫親見
淚如傾○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
不立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卽千萬語
諛之豈能加于此評乎

批執照

何敬卿旣告陳海樓又恐諸御史以他事
中傷之復訴于海剛峯求批一執照剛峯

大笑曰御史視朝廷明旨尚爲虛文海剛
峯一紙執照有何用處我見汝有些膽氣
原來畏首畏尾豈能做事遂叱去

宦官重諫臣

嘉靖末年南京皇城守門宦官高剛堂中
帖春聯云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林有
梁棟林潤之澤居多高意重剛峯念堂二
公之能諫云

丈夫化女子

隆慶二年山西李良甫僑寓京師元宵夜
看燈夜靜見一女子靚粧而來侍兒提燈
前導良甫就戲之偕至寓留宿化爲白鴿
飛去良甫腹痛至四月中賢囊退縮化爲
婦人王鳳洲徐聲遠有詩以記其事王云
世事反覆那足數山西丈夫作女子朝生
暮死不自知雌伏雄飛定誰是斷豸誰聞

受朝謁於菟亦會談名理至今齷齪不肯
去羞向人間喚丈夫徐云山西丈夫化女
子此事平常何足奇儀衍從來是妾婦鬢
眉空自禰男兒司馬仲達太畏蜀奸雄甘
受巾幘辱丈夫意氣不慷慨任爾雄飛是
雌伏請看風俗太委靡天下何人不女子

詩弔僞太常

甲申忠逆志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

李自成破京師懷宗殉社稷朝臣范質公
景文馬素修世奇倪鴻寶元璠等及士民
聞變死節者罄竹難書一時稽首賊廷覲
顏事仇者亦指不勝屈武林畢在公寓維
揚讀國變忠奸實錄詩弔僞太常寺丞某
曰痛憤山河半陸沉爭先從賊讓詞林貪
天欲醢豺狼肉賣國甘攄犬馬心只此抗
顏誇管仲便應傳首效王琳堪羞步武牛

丞相偽相牛斷送腰纏十萬金國變錄云

黎志陞爲賊心腹薦其可大拜其卽倡言於衆曰大丈夫名節旣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及授太常意氣沮喪奉僞命祀泰山馳驛過山東聞天朝兵至闖賊遁走始變服還鄉又云時其入禮闈維揚之士有以資數萬托其負綠鬪甲至是皆爲闖賊所得故詩亦及之

金人碎問

王安石死後門生子壻蔡氏父子相繼得
政鑄寶卽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
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光諸公
爲魑魅及金人入汴見鑄卽怒而擊碎之
卒致戎馬南驚赤縣在墟雖後漢晚唐禍
不若是烈也宋子虛咏安石詩云投老歸
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

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劉文靖亦云當年
一線繫匏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
誰下種天津橋上聽啼鵑皆云宋祚之亡
由于安石二詩含著真不露可謂詩史

弔王安石墓

四明李照以詩弔王安石墓云天津橋上
鶻聲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
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綠誰去汴

宋基圖自此搖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
見紙錢飄

黨人碑

元祐黨人碑首列文臣曾任執政司馬光
等二十七人次列曾任待制以上蘇軾等
四十九人三列餘官秦國等一百七十七
人四列武臣張瑛等二十五人五列內臣
梁惟簡等二十九人後列爲臣不忠曾任

筆臣王珪章惇二人共三百九人徽宗親
書一通立于文德殿門之東壁州縣廳事
則蔡京筆也時永嘉林靈素以方術幸徽
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楼下見
碑稽首徽宗怪問靈素對曰碑上姓名皆
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蘇黃不
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
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後因星變毀之

梁師成附蘇東坡

梁師成自言爲蘇軾所生以翰墨爲已任
四方名士必招致門下時禁誦蘇文其碑
文尺牘在人間者毀削殆盡師成訴于帝
曰先臣何罪而禁錮其文詞帝憐之自是
軾之文乃稍出○徽宗嘗親臨寶篆宮醮
筵道士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對
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始能上

其章故也上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云
所奏不可知但此宿乃本朝蘇軾也上大
驚遂弛其禁且翫其文詞墨刻光堯太上
皇崩盡復職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
書安知道士此言非師成授之意耶

嘲晁以道

梁師成以翰墨爲已任四方俊秀各士必
招致門下往往適黠汚晁以道說之亦附

之有人以詩嘲曰早赴朱張飯隨賡蔡子
詩此回休崛強凡事且從宜

再配駟僧

漁隱叢話趙明誠清獻公閱道林子妻清
照號易安居士濟南李格非之女工詩詞
有漱玉集三卷行世明誠卒再適張汝舟
未幾反目易安與綦汝厚啓有猥以桑榆
之晚景配茲駟僧之下材傳者笑之按氏

族大全亦以明誠爲清獻子觀東坡清獻
公神道碑載二子曰岷曰岷並無明誠兼
文莊盛水東日記明誠趙挺之子曹以厚
按譙言長語易安趙挺之子德夫之內堯
山堂抄謚清獻挺之亦謚清憲故有此誤
傳挺之附媚蔡京致位權要或有此失節
之婦若爲清獻子婦豈宜以桑榆晚景再
適非類爲天下笑耶

曹州更樓

成化中吏部尚書許進巡按山東時曹州知州某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玩月飲酒所知州恃才不得於學校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詰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拆改爲庫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了某知州喜殺

了王知固因問何人所書匠以當時有瘋
道人來寫者許愕然後果爲大家宰而王
生員爲固安知縣進子松臯讚又爲家宰
豈非二吏部乎

蝗識人

毛君玉國華爲於潛令有德政蘇子瞻捕
蝗至其邑作詩戲之曰詩翁憔悴老一官
厭見首宿堆青盤又曰宦遊逢此歲年惡

飛蝗來時蔽天黑
羨君對境稻如雲
蝗自識人人不識

羅向隨僧飯

唐廬州羅向少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
二十年後持節歸鄉題僧壁曰二十年來
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追前
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老其遮官路拜沙
鷗遙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

聲愜素機

佳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曰嘗見醫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范增石像

天福中有巧工來自雪川見石浮于水歎
曰石豈能浮哉必神使之然也夜夢一老
人揖而告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
成邑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
能留意必有以報工取石以爲像奉香火
惟虔烟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葶峯之
巔邦人婦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福祐括

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
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
心○錢舜舉咏范增云暴羽天資本不仁
豈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
商君又一秦○陳剛中孚題其墓云七十
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火笑咸陽生平奇計
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二絕可謂詩史

浣紗女

伍子胥父兄被殺逃奔他國遇女子浣紗
問路恐後人追之告女子曰後有追者慎
勿言女卽抱石自殞令員勿疑後人爲之
立廟瞿宗吉詩云偶爾相逢試問途此情
彼意兩俱無何須草草捐身命不念雙親
體髮膚○子胥至吳中道乞食遇女子于
溧瀨一作水之上長跪而進食胥行反顧女
子已自投于水矣李白云女子溧陽黃山

里史氏女也

放生獲雉

林下詩談貞元中周存性喜放生嘗放一
鯉魚因戲爲詩極佳陸贄稱之結句云倘
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爲白
雲向空盡詩旣成苦于無結忽憶鯉魚詩
因改成字爲從字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
物功主司大賞遂得通籍

留石塔疏

蘇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卽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

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
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棹渡日
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
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樂平鵝塘

樂平鵝塘在潭水濱其地萬山壁立五水
環聚遇晚舟楫皆泊其前如戈戟然廖金
精瑀有記云龍尾掃天上龍頭水底眠有

人能葬此山河屬半邊宋度宗時丞相馬
翔仲廷鸞卜以葬母請此仙降筆云我是
鵝塘真土地丞相請我來問地識地之人
未曾生得地之人未了未翔仲猶欲留以
自葬神復書云丞相好生多事吾去矣翔
仲遂不敢用其地未了者疑以未字上一
畫加了字則成李字也未者言識地得地
者時尚未生也

巫山神女

宋長汀吳若訥簡言過巫山神女廟題詩
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空成只
因宋玉閒唇吻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
神女來謝○蜀有請仙者書巫山神女降
或戲問曰聞仙娥與楚襄王有情是否仙
書曰妾與襄王豈有情襄王春興夢魂輕
祇緣宋玉多讒謗流盡巫江洗不清

贈魯生句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頴入京看燈上元至
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如傅欽之胡寬
夫錢穆父蘇子瞻劉貢父顧子敦輩皆門
生故吏一時名德出家妓十餘人侍宴有
新寵魯生者舞罷爲遊蜂所螫公意不喜
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子瞻乞詩子瞻書
一絕云牕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蝶透

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
上句詠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

書齋題句

宋崇安彭應期止自號漫者所爲詩皆清
麗典雅有刻鵠集嘗謁辛稼軒值其晝寢
題一絕于書齋云碁子聲乾案接塵午窓
詩夢煖於春清風不動指前竹誰道今朝
有故人稼軒覺而遣人追之去已遠矣

塔燈詩

元攸州馮海粟子振有文名每臨文時命
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海粟酒酣耳熱據
案疾書隨紙數多寡填刻而畢有塔燈詩
云擎天一柱碍雲低破暗功同日月齊半
夜火龍翻地軸八方星象下天梯光搖灑
灑沿珠蚌影落滄溟照水崖文焰逼人高
萬丈倒提鐵筆向空題

謝郎中女

謝郎中女能詩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
送別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起望夫
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四知臺

楊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瑄題詩云
人間無處不天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
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起清風

富翁語

東陽陳同父言有一士貧而屢為隣于富
家每羨其隣之樂旦日蕭衣冠謁而詰焉
富翁告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後予
當告子士人如言復謂富翁設高几坐而
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
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詰問其目富翁曰
除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胡

盧而退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者所制當
成何等入耶

王元之

王元之禹偁幼能文五歲太守賞白蓮倅
言于守召元之吟詩云昨夜三更裏嫦娥
墜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佳人
方素面對鏡理新妝守喜曰天授也七歲
畢文簡爲郡從事知之間其家以磨麩爲

生今作磨詩元之卽吟曰但存心裡正何
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以磨
喻已也文簡大奇之留與子弟講學偶有
郡守席上出鸚鵡能言難以鳳句坐客未
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云蜘蛛雖巧不
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材也後加以衣冠
呼爲小友迨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孟子父母名姓

王山史山志載孟子之父孟孫激公宜孟
孫姓激公字宜名或曰名激字公宜仙里
塵談載孟子之母姓仇音掌齊後也仇掌
通用晉有瑯琊掌同前涼有掌掾宋有掌
禹錫修本草者卽同太平清話云孟母并
人其地有三徙鄉山志又載孟君子子名學
按譜卽孟仲子也集註以孟仲子爲孟子
從昆弟不知何據

施宜生

建陽施必達名達少負才名建炎年間擢
上第爲穎州教官秩滿還家值范汝爲叛
據建陽執達脅寫旗幟遂陷賊黨韓世忠
破賊捕達以屬吏得旨編隸河外與妻泣
訣度無生還理囑其改適妻悲不自勝盡
橐奩具以給行囊達買一婢自隨縱與防
送卒通所至宿舍多市酒肉共酣洽旣數

日度二卒不爲備且醉擁婢高臥達拔刃
刺二卒及婢乃易服變姓名竄走淮淝間
朝廷設賞格圖形購之甚亟達自髡爲頭
陀入界山寺主僧異其狀試令供役役惟
謹益察其非常人深夜屏人叩之達未敢
深言僧怒曰捕吏且至深累者僧欲爲汝
覓一生路猶躡嚙作鬼女子態行縛汝送
官矣達涕泣吐實僧曰子雖不言吾已知

之吾臥內有密緘并一襪子取來緘致虜
中之某僧襪內衣一襲白金數兩達感激
拜謝卽夜走六七十里晝則伏深草中十
餘日乃達寺僧見之甚喜使掌經與達于
暇日習舉子業易名宜生舉進士金主亮
臨軒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宜生云聖
天子因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
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入翰林至中書

舍人紹興庚辰亮謀南犯先遣宜生爲賀
正使憑狐倨慢意氣研研朝廷遣人爲訪
故妻復相完好館伴使尚書張壽巖爲言
首丘桑梓略不介意出橐中千金馳贈界
山寺老僧僧聞宜生入境已避匿留書勸
宜生歸順宜生覽書笑而已乃貯金爲葺
寺臨別顧爲張曰北風甚競張因表爲脩
萬姓統譜以金科第列入宋下誤

書厨

漢世目鄭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晉杜
預有左氏癖人目之曰武庫言其胸中無
所不有也江祐目許懋爲經史筒梁世目
任昉爲五經筒褚遂良目谷那律爲九經
庫又目虞世南爲行秘書皆美其淹識群
書也至晉傅廸好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
惟讀老子廸每輕之柳曰卿讀書雖多而

無所解可謂書簾矣唐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簾齊陸澄世稱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不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似猶有諷焉他如宋宜黃李鄴文學浩博人號爲書厨福清鄭格博聞強記時亦號書厨莆田李綱通諸史百家人亦自爲書厨通州張大中群經百氏一覽不忘人目爲黑漆書厨邛州吳時敏

於爲文未嘗屬稿人目爲立地書厨明武
進陳濟六經子史無不究竟時稱爲兩脚
書厨南海唐奎遍覽諸書稱唐書櫃或有
過譽要皆美詞也

文選蘇文

宋初尚文選士子專意此書至爲之語曰
文選爛秀才半見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又
云文選熟秀才綠謂脫白着綠也建炎以

後尚蘇氏文章而蜀尤甚亦有語曰蘇文
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魯望腹稿

吾郡角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後有
祠堂塑像腹中皆其平生詩文稿咸淳間
爲盛氏子醉仆其像于水郡守倪晉怒責
之而更塑其像雖少雪天隨之怒辱而當
時之腹稿惜無存矣

天妃籤

嘉靖乙酉夏順天固安高澄同友周應龍
王仲錦高進小試于通州偶游天妃廟見
有跪而求籤者周日卽以此决吾儕中否
視之乃十六籤曰久困難愈下于今始一
鳴不過三月內虎榜看聯名是秋四人果
同登九月往謝又卜春榜籤曰開花雖共
日結果自殊時寄語乘槎客危當爲汝持

己丑三人俱登第仲錦除知州進除知縣
澄除行人獨應龍下第以舉人選太原通
判結果自殊踰年澄被使琉璃皆以地險
爲憂澄往返安寧應後二句

張百杯

建安張端公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
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
一掃詩百篇名重當世有七人強記自負

飲酒甚雙求朝士書牘爲先容持謁公達
公達啓緘喜曰君果多聞又能敵吾飲吾
老久無對不意君肯辱命也共酌三十餘
士人雄辯風生又酌少許辭以醉公達笑
曰量止此乎老夫當爲君滿引矣遂自數
十舉以手指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
能記憶者獨此君試探一卷吾爲子誦之
士人卽櫃中偶探得儀禮公達語士人試

舉首語士人如其言公達琅然背誦不遺
一字士人駭服再拜稱謝

學鍾學李

無拂集一士子求仙問功名時鍾伯敬李
九我在坐仙書云學鍾先生鍾遜李曰大
仙還是學李先生士以二人皆顯宦大喜
後士以真爲國子助教未幾貶州學正乃
知仙所云則學中先生學裡先生也

金陵圖

唐韋莊金陵圖詩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
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
十里堤謝疊山云臺城梁武餓死之地國
亡身滅陵谷變遷惟草木無情只如前日
無情依舊四字最妙端平中北使王楸詩
到處江山是戰場淮民依舊說耕桑梅花
不識興亡恨猶向東風笑夕陽譏本朝臣

子不知邊事之危急景定間北將胡詒議
留江州詩寂寞武磯山上廟蕭條羅伏水
中船垂楊不管興亡事依舊青青兩岸邊
亦譏本朝將相不知國家將亡猶隨時取
樂如平安無事時皆從前詩變化來

林康惜別詞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
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

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康
伯可亦有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
烟靄中春來怨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
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麗

馬子嚴閨思

建安馬子嚴莊父博涉經史工詩文尤長
于詞有閨思鷓鴣天云睡鴨徘徊烟縷長
日高春困不成粧步欹草色金蓮潤嫩

花鬢玉笋香輕洛浦笑巫陽錦衣親織寄
檀郎兒家閉戶藏春色戲蝶游蜂不敢狂

楊妃妙舞圖

明蘇郡徐用理庸題楊妃妙舞圖云曲按
霓裳舞翠盤滿身香汗怯衣單凌波步小
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
定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心月莫
怪三郎倚醉看

田子藝石記

錢塘田子藝藝衡召石洞賓書踏莎行詞
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霧泉石爲佳侶
清風兩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
瑤花醉斟玉瀝乾坤收冷葫蘆裏一聲長
嘯海空秋數着殘碁山月起書罷字藝請
作西湖賦運此如飛筆不停綴有攀碧落
之兩峯臥白雲於三竺六橋流水與俱

四賢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客有戲之者
曰仙姑何在書云閨苑蓬萊自可人東山
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漢青天
月一輪子藝曰書藏何仙姑三字也乩又
書曰至矣至矣客又戲曰遮見洞賓否乩
忽怒突者久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
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姸自許逢周穆姜女
誰知與亂臣烈火真金應不鑠蒼蠅白壁

未嘗磷道心清靜渾如水不似凡間犬豕
人按洞賓初名紹先後名崑何姑仙廣東
增城人爲人飯嫗故肩捐笨籬○子藝又
嘗召乩一日降壇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
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
子藝曰公乃武安王耶聞公之靈誓不入
吳何以至此書曰赤兔騰霜汗雨零青龍
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身江上始信天亡

最有靈客皆愕然蓋不獨公之英靈千古
不昧而非戰之罪隱然自寓於言表矣

醉翁圖贊

黃貞父

汝亨

醉翁圖贊曰酒好友閉而眼

捫而口潦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一石
少不辭五斗提攜域外乾坤斷送人間卯
酉破除萬事總皆非沉冥一念夫何有蓋
東坡爲無漏之仙而吾呼之爲獨醒之友

挽衣共飲

何氏語林張丞相商英字天覺君自荆湖
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甚都起觀
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
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
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時賞其俊爽
○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至洛陽范家
園看花爲人嚆談有味大范與二十金曰

跛子喫半角小范與十金曰喫碗羹劉詩
謝曰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詩賀兄嫂

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白樂天是尚書
妹婿時以太子少傅分洛樂天戲代內子
作詩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登仙弄玉隨
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恹社領崔嫂碧油幢
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罨畫羅

裙任嫂裁嫁得黔婁爲夫婿可能空寄蜀
茶來

牛秀才賦

吳中舊事孫實字若虛少負俊聲壯遊鄉
校同舍多出田里家富以孫之貧不其加
禮而一牛姓者尤所侮玩若虛因作牛秀
才賦嘲云腰帶垂紳尚有田單之火頭巾
觸地猶聞甯戚之歌致莊周太廟之嗟來

丙吉途中之問聞者爭相傳誦

靜臥

陳眉公曰日月如驚丸可謂浮生矣性靜
臥是小延年人事如飛塵可謂浮生矣惟
靜臥是小自在朝魚暮肉可謂腥穢矣惟
靜臥是小齋戒智戰力爭可謂險惡矣惟
靜臥是小三代至于寢夢之中見聞新游
覽廣無足而行不翼而飛又是小冲舉